

网上中国

接“地气”、有“热气”、聚“人气”

“好看”的新闻一刷就来

本报记者 彭训文

短视频看新闻、直播看活动现场、新闻互动评论……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发展，新闻视听新模式新场景不断涌现，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积极开展深度融合与数字化转型。专家认为，随着媒体融合取得长足进步，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一名主播在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上通过直播介绍现场情况。

陈彬摄（人民图片）

看短视频知天下事

如今，刷视频看天下事、采用短视频看新闻成为不少人的日常。从最初的纯文字阅读到图文结合，再到集短视频、图片、文字、音乐、互动反馈于一身的融媒体新闻，人们的阅读习惯不断调整，越来越趋于移动化、碎片化、休闲化。

短视频迅速发展，为传统媒体转型提供了新的方向。对于媒体来说，拥有短视频官方账号已是不可缺少的标配，许多主流媒体的短视频媒体粉丝过亿。

除了开通短视频账号，主流媒体还纷纷长线布局视频新闻。人民日报视频客户端“视界”上线以来，坚持主流价值引领，增强原创和聚合能力，激发创新活力，扩大视频产

能，汇聚优质视频，同时将探索建立新闻+政务服务运营模式。此外，人民日报的人民视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央视网、新华社网络电视的新华15秒等，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专家认为，短视频新闻既是主流媒体内容布局和创新融合的重要抓手，也是主流媒体转型发展、提升舆论引导力的必然选择。

人民日报海外网策划组织的“我在中国当大使”系列融媒体报道，已制作100余期短视频，呈现100多国驻华使领馆采访现场和拍摄花絮，以中、英、俄、法、日文等15种语言面向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总阅读量和播放量超过18亿人次。读者可在视频中“身临其境”，或上一堂希腊字母正确发音“教学课”，或来一杯以聂鲁达命名的智利葡萄酒，或“围观”金光闪闪的阿联酋咖啡壶，或欣赏莫桑比克时尚靓丽的“口罩秀”……这些短视频

不仅展示驻华大使眼里的中国故事，也把五彩缤纷的世界带到受众面前。

短视频成为新闻资讯的一大来源，不仅得益于用户和生产者，更离不开短视频平台的创新呈现。在产品设置方面，短视频平台的“猜你想搜”“热榜”等板块，都给用户提供查看大量新闻资讯的通道和词条，同时还细分各种榜单，更新时事热点新闻和讨论话题，大力满足用户多样化的信息需求。

中国故事“有个性”

“‘四川观察’四处观察”“都过去一分钟了，你怎么还不更新？”……这是“四川观察”新闻客户端评论区里十分

常见的留言。据悉，“四川观察”是四川广播电视台打造的一款新媒体旗舰产品，《四川外出务工人员怎样申报健康证明？川话版指南来了》等融媒体产品广受好评。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推出《大河水乡焕新生——黄河沉沙池的乡村振兴》，结合乡村风景、人物形象、融合了文字、手绘、音视频等，网友只需轻轻滑动页面，就能沉浸式体验一个个乡村振兴故事，流畅的交互式体验令人耳目一新。

深圳报业集团立足本土，建立了多个垂直客户端，其中“读特”以党政机关为服务对象，“读创”成为深圳商事主体的社交平台。

借助生活化、本土化的创作理念，地方融媒体产品用短小精悍、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实现了信息传播。专家认为，只有深入把握全媒体时代发展新趋势，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才能让媒体融合发展站得高、立得稳、走得远。

不少UP主（视频上传者）用短视频讲述生动的地方故事。哔哩哔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睿介绍，在B站的个人UP主中，200万以上粉丝的“头部UP主”超过30%来自上海。如UP主“小艾大叔”围绕上海建筑制作了多个视频，播放量最多的超过800万次，生动诠释了“建筑可阅读”的上海城市生活理念。

融媒产品亮相“出圈”

“视界”推出的创意微视频《新千里江山图》以中国名画《千里江山图》为背景，综合运用三维建模、动画等多种新媒体技术手段，将中国的发展成就和奋斗场景融入名画之中。传统与现代呼应、科技与艺术交融，人文与自然美美与共，为网友贡献了一场视听盛宴。

央视新闻日前策划“全球日出·追光2023”视频号直播，通过实时镜头呈现全球50多个城市的日出，为网友带来空中、海上等多个独特视角下的日出景象。

无人机、机器人、虚拟主播等创新应用备受关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也为新闻工作提供便利，传统媒体内容生产能力大幅度跃升。2022年全国两会上，有记者佩戴智能眼镜，使用全媒体工具箱等，不仅能完成现场拍摄和剪辑工作，还可以通过5G传输进行实时直播。新华社运用虚拟空间、全息影像、沉浸技术等，将身处北京演播室的主持人“送上”中国空间站，与航天员王亚平实现“面对面”交流。

为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创新性发展，国家广电总局近日印发《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十四五”人才发展规划》，提出持续推进实施全媒体人才培养专项计划，打造有影响力的新媒体账号，不断提升主流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影响力、公信力。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周凯认为，媒体应加速推进优质内容“出彩”，技术应用“出新”，融合生态“出圈”。媒体在关键时刻、重大事件中不缺席、不失声，同时，以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为支撑，通过对传播方式、传播价值、传播管理的全流程管控，构建多主体、多场景、多功能的全媒体信息传播内容评价标准等。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非遗传承人郭光云(右二)将制作生肖兔玩具的过程进行线上直播，让网友一同感受非遗文化魅力。

杜昱霖摄（人民图片）

成都市推出“算力券”等专项举措

新华社成都电（记者李力可）持续提升超算适配性、加快构建算力体系、为用户企业免费发放“算力券”……记者在四川省成都市经信局新经济委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成都日前出台了《成都市围绕超算算力赋能应用，促进供需高效配置三个方面对算力产业升级提出了发展举措》。

成都市经信局新经济委副主任周洪介绍，专项政策从持续提升算力设施能级、推动算力赋能应用、促进供需高效配置三个方面对算力产业升级提出了发展举措。

在提升算力设施能级方面，从持续提升超算适配性、加快构建算力体系、加快云计算中心提档升级、合理布局边缘计算中心四个方面，推动数据中心向先进计算中心加速过渡，保障算力供给充沛。

在推进算力赋能应用上，专项政策聚焦鼓励算力服务国家战略、赋能

城市建设、赋能产业发展，创新“算力券”供给机制，针对科研机构、数据大模型、高端人才三类算力需求主体制定奖补措施。

“算力券”是针对算力资源消费免费发放的权益凭证，是成都市以政府补贴的方式帮助中小企业使用算力的创新举措，旨在提升城市算力规模效应，解决中小微企业资金实力不足、技术人才欠缺、算力匹配难应用少等痛点。周洪介绍，“算力券”方便中小微企业使用算力“随取随用”，对算力供给方则通过建立备用金制度，变市场交易为财政补贴，为算力供给方给予基本资金保障，同时有利于为算力供给方拓展企业客户。

在供需对接提高算力服务能力和安全性上，专项政策从探索加快打造高品质算力网络、建设算力调度平台、鼓励信创产品安全性测试3个方面，推动算力按需调度和随取随用，提升算力安全性、使用率。

全国累计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13万部(件)

数字化助古籍走出“深闺高阁”

本报记者 刘乐艺

为查阅古籍文献，要出差到各地，探访各家图书馆——这是许多古籍研究者的共同记忆。在数字时代，这种情况正发生改变。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等6家单位近日在线新增发布古籍数字资源6786部(件)。至此，全国已累计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13万部(件)。依托数字化手段，卷帙浩繁的古籍走出“深闺高阁”，让文明触手可及。

兼顾“藏”与“用”

古籍，作为文物必须保护，作为文献必须为读者所用。兼顾“藏”与“用”，一直是古籍保护工作的重点，而数字化是最好的方法。中国古籍数字化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数字技术不断成熟，科技赋能古籍工作取得可喜进展。

“2016年国家图书馆搭建起‘中华古籍资源库’平台，发布了普通古籍、甲骨、敦煌文献等数字资源，并全部实现免费登录在线阅读。”国家图书馆副研究员南江涛介绍，国家图书馆还联合海内外收藏机构发布“法藏敦煌遗书”“天津图书馆古籍”“云南省图书馆古籍”等，基本搭建“国家古籍数字平台”架构。

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深入开展，各地图书馆陆续投入人力物力，大力推进古籍数字化。国家图书馆先后联合39家单位发布数字古籍，1月4日是第7次联合发布，其中不仅包含明清版刻，还有碑帖拓本等特色资源。相关数据显示，在现有的13万部(件)数字古籍中，超过10.2万部(件)归属于“中华古籍资源库”。

“这13万部(件)古籍数字资源，对于我们研究者来说格外珍贵。”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海峰感叹，在线查阅免去了往返奔波图书馆的时间，平衡了古籍的文物性与文献性。

AI助力古籍整理

把纸质古籍转化成数字文本，只是古籍保护的第一步。“现有的数字古籍大多由缩微胶片转换而成，分辨率低，使用也不方便。”杨海峰举例解释，这类古籍通常不具备检索功能，想查阅某个内容，需逐篇逐页阅读原文，很难快速找到想

要的知识。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数字古籍的整理分类带来革命性变化。2022年10月，由字节跳动与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合作研发的数字古籍平台“识典古籍”便是一个生动案例。

进入“识典古籍”的网站，记者看到《周易》《左传》《礼记》等陈列于首页上。随机点开一本，左侧为章节目录，右侧为正文，排版形式既顺应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又还原了古籍纸张的阅读美感。

“与一些数字化平台不同，‘识典古籍’是完全免费的，而且增加了繁体转换、底本影像对照、全文检索等一系列便捷功能。”抖音集团企业社会责任部产品总经理唐培鑫介绍，该平台主要应用了文字识别、自动标点和命名实体识别这3种技术，不仅能将影印本上的文字识别对照，还能通过序列标注识别文本中的人名、地名等信息，准确率达到96%至97%。

“平台已整理上线了685部经典古籍，共计7900多万字，主要来自《四部丛刊》。”唐培鑫说，“识典古籍”已上线手机移动版，未来平台中的书目将持续更新。

业内人士预测，随着AI技术的运用，古籍文献中所蕴藏的古代历史文化知识将不断被抽取，构成各种各样的知识库，并将以知识图谱的形式支持互联网前端应用。

跨界合作成趋势

事实上，在“识典古籍”上线之前，文博机构、科研院校与互联网公司的跨界合作已越来越普遍。比如，腾讯联合敦煌研究院开发了AI病害识别技术，帮助“问诊”敦煌千年壁画。

由于在产品研发、设计方面存在优势，互联网公司社会力量的加入会进一步保障古籍数字化平台的服务质量。“我们有优秀的产品经理、设计师、软件工程师，能够不断优化数字古籍平台的产品功能。”唐培鑫说。

“识典古籍”的诞生离不开专家学者支持。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王军表示，北大在这次合作中负责人工审核与校对，弥补人工智能有识别错误率的短板，并利用自有学术平台，连接更多专业研究者和学生群体。

专家认为，在古籍整理中，人文社科学者要积极介入，并加强与技术人员的合作，那样才能更好地利用机器而不是被机器牵着鼻子走，从而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高校古典文献学等相关专业如何培养兼具技术与学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如何形成多学科交叉的课程体系等，都是需要综合考虑的问题。”王军说。



安徽博物院文物科技保护中心纸质文物修复室的工作人员对古籍文物进行修复。

新华社记者 周牧摄